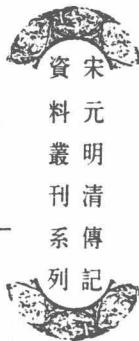


宋元明清傳記
資料叢刊系列

宋代傳記 資料叢刊

本社影印室輯

北京圖書出版社



宋 代 傳 記

資 料 叢 刊

本社影印室 輯

21

北京圖書出版社

第二十一冊目錄

戊辰修史傳	宋·黃震撰	一
宋朝南渡十將傳	宋·章顥等撰	一〇三
五朝名臣言行錄一	宋·朱熹撰	四二五

序

宋度宗咸淳四年賈似道枋國姦衰竝進正人君子輒
引去以爲高勉留再三弗近益遠往往相尙時東發先
生爲史館檢閱慨然於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奮發自勵
而作修史傳六曰杜範曰眞德秀曰洪咨夔曰袁甫曰
徐元杰曰李心傳所謂戊辰史稿是也世無刻本全謝
山見之嘗作跋著於鮚埼亭文集余旣得盧氏抱經樓
舊藏四明文獻考而是稿在焉讀之凜凜然有生氣蓋
當天運人事之窮外患內憂必有蘊成而養護之如癰

疽然待時而決之耳有此六君子者果能盡用其才則
宋何至遽亡哉乃讀先生所爲傳杜清獻言去私而鄭
清之以爲承風旨真文忠奏疏懇懇無慮數十萬言繫
屬人望聲滿夷夏徒以清之誤國意在調停不免爲盛
德之累洪舜俞袁廣微吾鄉人也舜俞鯁亮忠毅有助
親政嘉定不合端平驟用之亦終不以端平爲然廣微
切於愛民謂史彌遠老當還政謂史嵩之不可相天下
立朝正直無阿附心徐仁伯裁書至宗社隱憂處輒閣
筆揮淚當嵩之謀起復舉朝翕然嚮往獨能陳其不可

李微之該總通達成一家言良史才也以言去奉祠雪
上六君子者其才如此而其所施爲僅僅如彼則宋之
存亡可知已嗚呼觀於宋季之已事而凡類於宋之季
者不大可懼哉余旣刊東發先生理度二朝政要更取
史稿刊之君子小人之消長國家存亡之關係著之於
此以爲鑒焉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後學張壽鏞序

人美社

約園刊本

戊辰修史傳目錄

丞相杜範

參知政事眞德秀

端明殿學士洪咨夔

兵部尙書袁甫

刑部侍郎徐元杰

寶章閣待制李心傳

大清書局

約圖刊本

戊辰修史傳

宋慈谿黃震集

丞相杜範

範字成己台州黃巖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第調金壇尉
嚴弓手出入每入鄉卽以己俸給從行者食一不爲里
正擾再調婺州法曹行義烏經界籌畫曲當村翁野嫗
有欲言者必召至前使人得自盡昔時侵攘隱漏之
弊盡革紹定三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除大理司
直端平元年除軍器監丞每月點戎器必計工役多寡

良窳而下上其食以示勸懲明年陛下對首言三四十年
權臣擅國百蠹交瀆陛下親攬大政召用正人天下延
頸更新之治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
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挾弊必有本積三
四十年之蠹習至於浸積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挾
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奮大有爲之志而適當
天運人事之窮固宜澄其弊源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
之重而或疑其爲私德之報以天倫之親而或疑其有
私憾之藏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

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多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聞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廷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正塗未闢捷徑已開朝端未清舊習猶在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文是以賢能不見於實用而流俗易至於移人私意橫流充塞宇宙各身其身各家其家而陛下將孤立於天

下之上豈不危哉貼黃言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惑其言則將有厭棄儒學之意而姦駢嗜利之徒偷爲一切以攫取陛下之爵祿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毋徒誦說以事美觀而墮或者清談之誚越兩月除祕書郎又兩月除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公道方開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

去奸邪改聽易視於旬月之間然廟堂之上牽制尙多
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
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尙新而已頒除
目汰去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
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欲望明詔大臣
力除回護調停之弊臣當誓竭愚忠以報君父上深然
之卽奏何炳守九江年老不足備風寒廟堂匱不行再
奏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沮臺
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匱而不布此豈勵精親

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奏丐去
有危機將發明比禍作等語且謂範承順風旨粉飾擠
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
但當同心以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
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詆
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
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
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
皆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鉗其口而奪之

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又疏言呂夷簡有社稷之功而歐陽修論之文彥博負天下之望而唐介劾之況功烈聲望未能萬一於夷簡彥博而論其未報之章又非大有觸忤乃含怒不已累疑謗謗若與臺諫較勝負者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照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不量非才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之虜邊境繹騷中外大困範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閩之詐謀罔上風采大振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

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
愈忌之除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
結之風向之專於一門者今分裂四出向之形於緘題
者今潛達密致旁蹊曲徑競致奔趨小黠大癡其爲奸
利名譽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
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
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撥支軍旅之費
太糜國帑而盡付承受之手分致權門以致賞罰顛倒
威令慢襄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